



康巴周末

康巴文学

2019年7月12日 星期五
责任编辑:南泽仁 组版:宋雪琴

达多城情歌

◎桑丹

老了,真的老了,狗嫌猪不爱的。扎西翁姆黯然神伤地嘀咕了一句。

她想到杰娜的父亲,她的驮脚娃男人,死在达多城的异乡人,他从踏上这片陌生的土地之日起,就做好了死亡的准备,他的死亡像一匹长鬃飞扬的骏马,醉酒的骑手骑在马上一路狂奔,然后猝然消失在茫茫远方。

死鬼,你倒走得真好,把我一个孤零零地留在世上。扎西翁姆长长的叹了一口气,这口气把她胸中的郁闷清除了不少。

扎西翁姆被门外三个年轻人所吸引,那汉地来的姑娘挖掘了她的记忆之泉,使她每天都有事可做,有事可想,连她自己也被那些愉快的回忆陶醉了。她从床上坐起,她想,俄洛的故事仅仅是个开头,“革命尚未成功,同志仍需努力”那么以后,以后的扎西翁姆,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漫长时光里,她真像做梦似的,她站在俄洛草原的月光下,身后的背景不断地变幻,许许多多的往事一闪而过。

这个夜晚,她在黑夜里,静悄悄地躺着,雨声敲打玻璃窗,这是间紧闭门窗的屋子把自己与他们隔离开来,她相信,除了死亡,谁也無法将她抛弃,她决定打开那扇门,当然,作为一个体面的长者,她并不是要去打扰他们,她要使三个年轻人明白,面对一位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,历经沧桑的老妇人,他们迷恋的东西是不堪一击的,她会出其不意地吓住他们,然后让他们大惊失色。

扎西翁姆轻手轻脚地打开门,但很快,她像着了魔似的,大惊失色,她张开嘴说不出话来。

试想一下扎西翁姆看到的场面吧:两个赤身裸体的女人,围着一位喝得醉熏熏的男人,他们到底想干什么?她好像在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,噢,对了!想起来了,在画家的画室里,到处都是赤身裸体的那些画,有天,她进去做清洁,碰巧遇上画家正在画一个光溜溜的女人,她不好意思地退出去了。

“阿嚏,你们疯了么?”杰娜觉得脊梁上一阵发冷,她用手抱紧自己的身体,阿妈的声音夹杂着狂暴的雨点打在他们头上,他们很快清醒过来,他们不约而同地把惊愕的目光投射到站在门口的扎西翁姆身上。

扎西翁姆此时进退两难,自己大冒然了,她觉得自己这时也像没有穿衣服一样的害羞起来。

天使的反应够快,她抓过一个沙发靠垫朝杰娜扔去,她自己也拿起一个遮挡在胸前,她闭紧双腿,微蜷着身子,她调皮地冲扎西翁姆笑了笑。

杰娜被这场不合时宜的大雨淋湿了,她非常兴奋和紧张,当这种感觉过了头,反而什么也顾不上,她已处在一种飘飘欲仙的空白当中,她没有伸手去接天使扔过来的靠垫,任凭它滚落到地上。她优美的裸体像一簇临风摇曳的植物被无情的大雨冲刷。

画家想阻止扎西翁姆的闯入,他要保护两个可爱的女人,他举起手,夸张地做了一个不要进来的姿势,像“刷”地一声从腰间抽出一把刀,扎西翁姆觉得他的这个姿势,如同为女人决斗的达多城汉子。

扎西翁姆笑了,她尴尬的神情随着笑容消失了,不知为什么,一种悲悯之心发自她的内心深处,这群可怜的孩子,他们展示在母亲面前的裸体,假若时间倒流三十多年,他们用得着这样慌乱,这样羞愧吗?她真想把那些光洁的身体重新孕育回她温暖的子宫内。

扎西翁姆的笑容慈爱而宽厚,她对她们撒了一个善意的谎:“我肚子痛得厉害,我去一趟卫生间。”趁她说话之际,两个女人迅速穿上衣裳,杰娜边扣纽扣边说:“阿妈,我去给你找点药吧”。杰娜想缓解刚才难堪的场面。

“不用,不用,不麻烦你们。”扎西翁姆还没有赶快离开的意思。

天使端起桌上的一杯酒,径直向扎西翁姆走去,她没戴胸罩,可以明显地看见圆滚滚的乳房颤动着,“阿妈,要不要喝一杯酒?”

扎西翁姆也了她胸前一瞥,然后接过天使递来的酒,挨到画家身旁坐下。“吃药不管用,酒才是最好的良药。”扎西翁姆喝了一口,自言自语地说道。

雪花

【第2318期】

小说连载精选

通往上扎坝的山路沿鲜水河朝南延伸,两岸的山峦阴阳分明。阳山森林茂密,阴山树木甚少,仿佛两个世界。扎西旺吉领着客人转向一条小溪,沿溪沟上行,不多时便看见田畴村落。走进寨子,房舍层层叠叠,错落散乱。

小娅沿着花园巷走,麻喜婆跟在后面。小娅看见了麻喜婆。小娅经常看见麻喜婆。小娅把饮料给了麻喜婆,然后开始奔跑,跑过巷子,跑过马路,跑进学校,跑上六楼,把班级门口大垃圾桶里的空饮料瓶装了满满两口袋,没装完的再找不到空口袋装,便塞进裤包里。

父亲有事不得不对母亲讲时,他说喂。母亲微微动动头,表示她听见了。母亲有事要讲,连喂也不说,她像对自己说那样直接把事情讲出来,我父亲就听见了。星期一一早,我做完作业,母亲牵着我的手出了家门,我知道母亲不愿意那样尴尬地呆在家里,我们沿将军桥缓缓走动,康定四周的山黄成了一片,太阳在一动不动的云层边很好地照着,天就毫无保留地蓝,像存心要把所有人的心蓝碎。

7

人秦主流文学精神 康巴当代文学阵地 康巴当代文学旗帜 康巴未来文学摇篮

女儿谷:1937

◎李左人

扎西旺吉昨天得县政府通知,说省上特派员今晚宿俄叠寺,便和管家去迎接,身后,仆人赶着一头驮着礼物的牦牛。他们爬上嘎山南坡,听得一声明火枪响,七个蒙面人从林子里跳将出来,大叫:“站住!”

扎西旺吉的马一惊,马鞍的肚带挣断,连人带鞍摔下地。见对方持一支老套筒枪,两支明火枪,其余人拿着藏刀,想来是要劫财,站起身说道:“莫开枪,我把东西留下。”

拿老套筒的蒙面人大喊一声“打”,众匪徒蜂拥而上,将他们团团围住。

主仆三人拔出藏刀,背靠背面朝来者,双方对峙着。扎西旺吉说:“好汉,别乱来,我把驮的猪肉、青稞酒,统统留给你们!”

“呸,谁要你的东西!上呀,打死他!”

双方械斗,刀起棒落,人影翻飞,鼓噪呐喊,一场混战。扎西旺吉等渐渐抵挡不住,但无路可退,只能铆足劲拼死抵抗。

办事处骡马队翻过嘎山坡顶,就听见枪声,胡仁济道:“有人打猎?”

又传来呐喊呼救声,钟秋果命令:“出事了,夏班长快!”

夏富成带着护卫队冲上前去,王中一提缰绳向前赶。端老套筒的家伙想举枪抵抗,被王中开枪撂倒,当场毙命。拿明火枪的蒙面人慌忙点燃枪上的火绳,药线吱吱冒烟,夏班长一枪击中他手臂,枪掉在地上,弹药砰地射了出去,蒙面盗贼落荒而逃。还好,扎西旺吉只是右臂受了点皮肉伤,管家敲了脚并无大碍,仆人毛发无损。管家揭开死者的面罩,是个不认识的人。

马龙给汉官介绍了俄叠土百户扎西旺吉。扎西头人说,天色已晚请客人去官寨歇宿。原计划是去大路边的俄叠寺,钟秋果正不想住寺庙,便答应了。

通往上扎坝的山路沿鲜水河朝南延伸,两岸的山峦阴阳分明。阳山森林茂密,阴山树木甚少,仿佛两个世界。扎西旺吉领着客人转向一条小溪,沿溪沟上行,不多时便看见田畴村落。走进寨子,房舍层层叠叠,错落散乱。

扎坝民居与一般藏式碉房差不多,皆为石木结构,厚约三尺,高四五层,结实厚重,既能防风避寒利于居住,又有碉堡的防御功能。区别在于,扎坝民居是住房与碉楼的组合,房呈长方形,青灰色片石垒砌,与长宽各三文许的四方碉连为一体,故称碉房。

俄叠土百户的官寨面向溪谷,巍峨耸立。院门前一棵高大的核桃树,绿荫蔽日,显得十分凉爽。屋顶插着风马旗,空中挂着一串串长长的经幡,山风吹拂,簌簌作响,仿佛向主宰天地的神灵絮絮叨叨地念诵经文。

钟秋果等踏进门楼,一条半人高的藏獒从门后扑出,“恐!恐!”两声吼啸,像闷雷一样沉闷而极富穿透力,山鸣水应,嗡嗡地回响不息。藏獒两眼血红,颈毛怒张,尾巴倒卷,活像一头发怒的狮子,一个劲狂叫猛扑,向前扑一下被粗粗的铁链锁了回去,没等站稳又再次扑来……

“赛虎!赛虎!”扎西旺吉的妻子桑姆快步上前,一手抓住藏獒的项圈,一手轻轻抚摸爱犬的狮子头。藏獒立即耷拉下尾巴,用舌头舔女主人的鞋帮。桑姆对客人们娇媚一笑,说:“没事,没事!”

扎西旺吉吩咐奴仆将猪肉、青稞酒等礼物从驮马上卸下,明早跟随办事处骡马队送往雅安。钟秋果回赠一只珉琅鼻烟壶,这是出发前他特地在康定买的。鼻烟壶小巧玲珑,扣揣在怀里,或系在腰带上,不用烟杆、火柴,很适于骑马游牧的生活。内地很少有人吸鼻烟了,而康巴人还吸;内地人只作为收藏,讲究鼻烟壶的造型、质地、图饰,重在其实,他们却贪图吸鼻烟的享受,重在其实。因此,他特别买来赠送头人。

“感谢特派员大人赏赐!”扎西旺吉眉开眼笑,双手接过。

桑姆听说丈夫受伤,立即拿来药膏给他涂抹包扎。

扎西旺吉道:“今天幸遇救命菩萨,才得以脱险。你快给二位大人上茶!”

他讲汉语很吃力,发音不准,吐字不清,怪怪的,让人听着不舒服。

桑姆将起衣袖提起茶壶,弯下身子掺茶,脑后松散的头发出露出一截白生生的脖子。胡仁济目不转睛盯着她,扎西旺吉挥挥手,让她去安排晚餐。

桑姆放下茶壶,回眸扫了一眼客人,长长的裙摆风一般拂过。

扎西旺吉从腰带上解下镶有金边的鸡血玉鼻烟壶,双手捧着献给客人。按礼俗客人应双手接过,倒出少许鼻烟粉末,凑到鼻上吸闻一下,再将鼻烟壶奉还主人。钟秋果对鼻烟毫无兴趣,便礼貌地谢绝了。胡仁济只抽纸烟和鸦片,不耐烦地摆手拒绝,两眼仍望着桑姆飘然而去的空门洞。

“不好意思,不知道两位恩人不喜欢,那就请喝茶!”

钟秋果正巧渴了,端起碗就喝,不料茶熬煮太久,苦涩难咽,只好放下。

唐先生偏头厉声说:“她喜欢小娅,那是个可怜人。”

“她不可怜跟你有什么关系,你应该管好小娅的成绩。”

“你给我指条路,我怎么能才能把她成绩管好,我照着办就是。”

“你是当父亲的,女儿就要父亲来管,如果生的儿子,你想管都要靠边去。再说,小娅唯独数学不好,别忘了你是数学老师。噢哟,也难怪,小学数学老师,怎么能给高中孩子教数学。怪来怪去,那是你们家根上就有毛病。啊,对了,凭什么每次报纸钱都是你来给啊,他又不是你一个儿子?”

“你真是个刁钻女人,我爸当然不止我一个儿子,就因为我要娶了个怪癖老婆,一栋楼住着,他进不了我这个儿子的门。”

“你说谁怪癖……”

“我不跟你吵,打住,我们就商量小娅的成绩,好好商量。”

唐先生软了口气,吴女士也软下来。

“家教请了,补习班上了,该想的办法全都想完了,成绩就是上不去,就是上不去,就是上不去。真是愁死了,心都操碎了。”

唐先生回到沙发坐下,吴女士和唐先生绞尽脑汁研究如何提高小娅的分数,可以循序渐进,哪怕一次进步两分也好,从四十分到四十二,再到四十四,只要良性上升,到达八十分不成问题,说不定还能到九十分呢。吴女士和唐先生被九十分这个庞大数字做了番虚拟惊喜,然而一想到满分一百五,那些刚刚升起的虚拟成就瞬间塌陷。

吴女士和唐先生努力研究小娅的分数,他们的窗外向上四十五度角,斜边百米左右的楼顶,坐着他们的女儿小娅。小娅在努力研究到底要不要跳下去。

下午五点半,城市灯火次第点亮,小娅从楼顶下来了。小娅走进昏黄的街道,双脚踩着飘忽的灯影,踩着众人踩过的地方,觉得有些恍惚。小娅来到医院正门,没看见躺在地上的刘凤兰,看见了跪在街边的李美丽。李美丽边哭边诉骗子如何迷幻她,如何偷她给儿子治病的钱,害她连回家筹钱的路费都不够了。来往的行人都认为李美丽是个美丽的骗子,这种伎俩一点也不新鲜,没人给李美丽钱。小娅掏出十块钱给了李美丽,这是李美丽跪了一

下午,哭诉一下午的所有成果。李美丽颤巍巍站起来,多少钱已变得不重要,重要的是终于有人相信她了。她要拿着这份信任重新想办法生活。

小娅拐进花园巷,来到周么妹杂货铺,站在周么妹面前。周么妹慢慢抬头,既而倏然起身:“小娅,你放学了呀?”

小娅点点头。

周么妹战战兢兢说:“小娅,阿姨想……”

不等周么妹说完,小娅拉起周么妹那双潮湿的手。小娅说:“阿姨,你摸吧。”

周么妹忽然捂住脸,发出一声呜咽。又慌忙抓住小娅的手,像多年不见般说:“哎呀,长这么大了,比我都高了。”

小娅说:“是的,我很能吃,我的头发也长得快。”

周么妹回头喊:“妈,妈,快给小娅拿瓶热饮料。”

辣嘴婆已很久没听见周么妹喊妈。那年的中午孩子睡着,周么妹担心母亲忙不开,来铺子帮忙,每天都这样,谁知那天孩子中途醒来爬到窗口找妈,家家都有防护栏,只她家没有。孩子没了,辣嘴婆没怪周么妹,周么妹没怪辣嘴婆,但她们互相埋怨互相可怜。多年后,辣嘴婆听见女儿喊妈,忙不迭想答应,却应不出声。

辣嘴婆湿着眼把微波炉里的热饮料递给周么妹,周么妹递给小娅,小娅接了饮料,谢过周么妹,谢过辣嘴婆。小娅朝她们微笑。她们目送小娅走远。

小娅沿着花园巷走,麻喜婆跟在后面。小娅看见了麻喜婆。小娅经常看见麻喜婆。小娅把饮料给了麻喜婆,然后开始奔跑,跑过巷子,跑过马路,跑进学校,跑上六楼,把班级门口大垃圾桶里的空饮料瓶装了满满两口袋,没装完的再找不到空口袋装,便塞进裤包里。小娅提着两大包往楼下跑,跑出学校,穿过熙熙攘攘的学生们,一直跑到巷子里,找到麻喜婆,将手里鼓鼓的塑料口袋和裤包里的空瓶一股脑塞给麻喜婆。

小娅跑出麻喜婆模糊的视线。

在郑四方餐馆门口,小娅看见了对面小区门口坐着的唐太爷。同时,小娅也看见了五个不同寻常的男女,他们风一般越

没开花的花园

◎格尼

下午,哭诉一下午的所有成果。李美丽颤巍巍站起来,多少钱已变得不重要,重要的是终于有人相信她了。她要拿着这份信任重新想办法生活。

小娅拐进花园巷,来到周么妹杂货铺,站在周么妹面前。周么妹慢慢抬头,既而倏然起身:“小娅,你放学了呀?”

小娅点点头。

周么妹战战兢兢说:“小娅,阿姨想……”

不等周么妹说完,小娅拉起周么妹那双潮湿的手。小娅说:“阿姨,你摸吧。”

周么妹忽然捂住脸,发出一声呜咽。又慌忙抓住小娅的手,像多年不见般说:“哎呀,长这么大了,比我都高了。”

小娅说:“是的,我很能吃,我的头发也长得快。”

周么妹回头喊:“妈,妈,快给小娅拿瓶热饮料。”

辣嘴婆已很久没听见周么妹喊妈。那年的中午孩子睡着,周么妹担心母亲忙不开,来铺子帮忙,每天都这样,谁知那天孩子中途醒来爬到窗口找妈,家家都有防护栏,只她家没有。孩子没了,辣嘴婆没怪周么妹,周么妹没怪辣嘴婆,但她们互相埋怨互相可怜。多年后,辣嘴婆听见女儿喊妈,忙不迭想答应,却应不出声。

辣嘴婆湿着眼把微波炉里的热饮料递给周么妹,周么妹递给小娅,小娅接了饮料,谢过周么妹,谢过辣嘴婆。小娅朝她们微笑。她们目送小娅走远。

小娅沿着花园巷走,麻喜婆跟在后面。小娅看见了麻喜婆。小娅经常看见麻喜婆。小娅把饮料给了麻喜婆,然后开始奔跑,跑过巷子,跑过马路,跑进学校,跑上六楼,把班级门口大垃圾桶里的空饮料瓶装了满满两口袋,没装完的再找不到空口袋装,便塞进裤包里。小娅提着两大包往楼下跑,跑出学校,穿过熙熙攘攘的学生们,一直跑到巷子里,找到麻喜婆,将手里鼓鼓的塑料口袋和裤包里的空瓶一股脑塞给麻喜婆。

小娅跑出麻喜婆模糊的视线。

在郑四方餐馆门口,小娅看见了对面小区门口坐着的唐太爷。同时,小娅也看见了五个不同寻常的男女,他们风一般越

晚饭

◎尹向东

坐在大礼堂广场边上。母亲开始织那件毛衣,她的双手像两只小鸡,一啄一啄地快速地将针引线,我看了看街上奔走的人流,看了看对面跑马山绵延的群峰,不知过了多少时间,看见太阳都已偏西,我的肚子咕咕叫起来,我拉了拉母亲的手,“别影响我织毛衣。”她说,她已织出一个手掌长,我再次拉了拉她,她扬头骂到:“你这孩子,烦死人。”我说我饿了,她看了看表说:“快三点了,不知不觉的。”她拉着我往家里赶,在即将穿越情歌广场时,我们看见姐姐宋瑜走在街上,她显然也看见了,她和同走的几个女孩拉开一段距离,她都没叫母亲一声,她们像两个陌生的路人。母亲下意识地把手中的毛衣藏到身后,久久注视着远去的姐姐。

把饭蒸好,父亲就回了家,母亲继续不理他。我看见父亲提着月饼,所有不快瞬间就消失了,我拉着母亲的手不停摇动。

“你这讨命鬼,又想干啥?”母亲说。

“月饼。”我说。

父亲这时候说话了,“快到中秋节了,我买了些月饼。”

“给他一块,他饿死了。”母亲说。

“只能一块,别的留到中秋吃。”

父亲拿块月饼给我,就向母亲走去,他们终于说话了。

“我想,宋瑜的工作可能有点办法。”父亲说。

“噢!真的,啥办法?”母亲停住手里的毛线活,惊喜地问。

“纺织厂厂长得胆结石住院了,我是他的主治医生。”

“就这个?”母亲有点失望地说。

“我今天特意去医院里陪他,他一再要求快点做手术,好回家过中秋,我把变更手术日期的困难给他讲了,然后答应他明天就安排做,明天我要给他做一个漂亮的手术,让他来得及回家过中秋。他已经有感激的意思了,让我有啥事就说,能帮他一定帮。我想做完这个漂亮的手术,给他提提宋瑜的事。”

雪花